

花城
原创

河床

陈启文

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河床

陈启文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河床 / 陈启文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6.9
ISBN 7-5360-4788-6

I. 河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82742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

技术编辑: 易平

封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32开

印 张 11.25 1插页

字 数 250,000字

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7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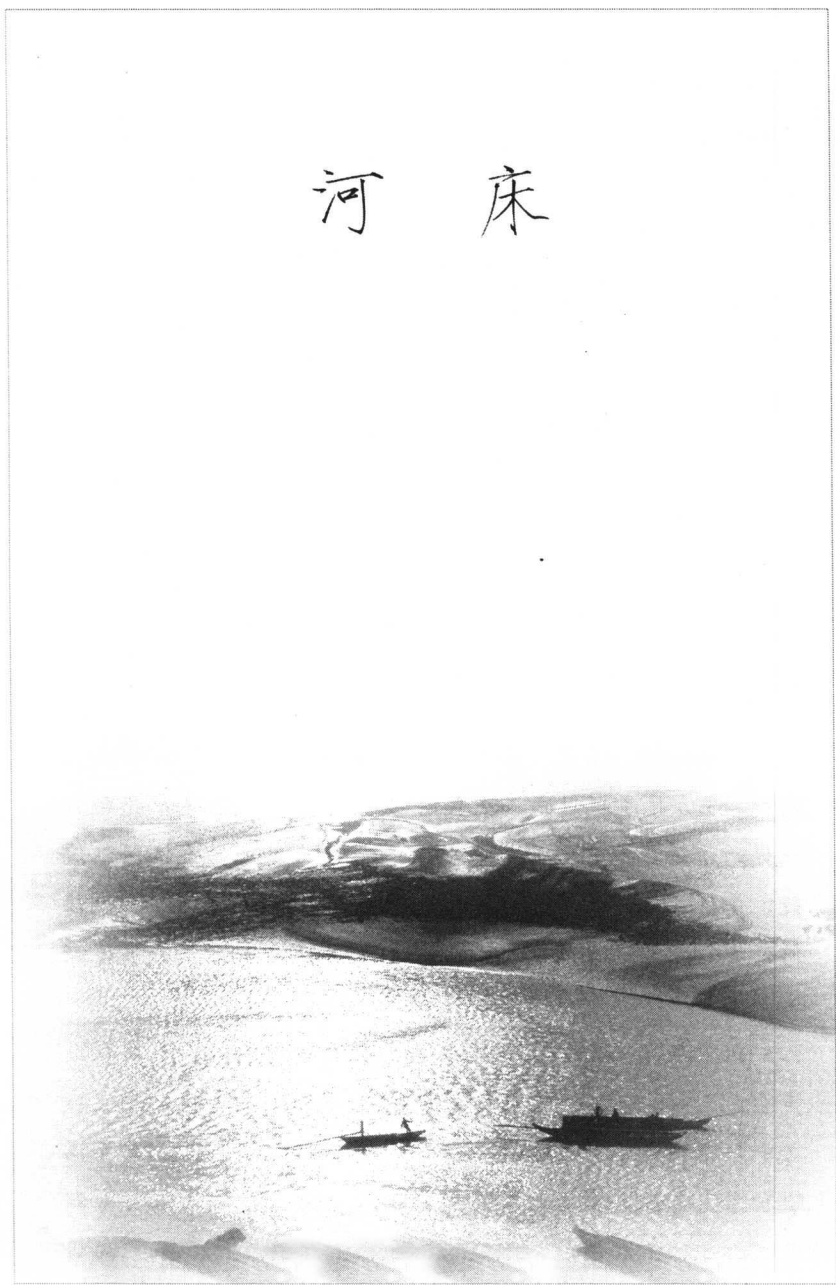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7-5360-4788-6/I·3771

定 价 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河床



“花城原创”出版缘起

几年前，网络媒体盛行不久，有一位作家便说：“……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，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。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？这就是了。”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，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。

几年过去，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，中国已经有1亿网民，3.5亿手机用户，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，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手机短信流行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，影像铺天盖地。有人质疑，小说往何处去？作为语言的艺术，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？

剧变之际，我们推出这套“花城原创”丛书，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，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，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。我们相信，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，需要艺术的滋养。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，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

发展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，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。随着汉语逐渐走强，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。

“花城原创”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：第一，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；第二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，有人文情怀，有理想主义倾向；第三，作品具备原创精神，鼓励艺术创新，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。

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。

希望“花城原创”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，撷取动人的浪花，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，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。在这里，我们打开一扇门，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，各尽所能：是星星，就应尽力地，闪烁；是花朵，就应尽情地，吐艳。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着力描述了长江中下游平原开垦史和繁衍史的长篇力作。江南充沛的雨水，江南水汽充盈的阳光，轮番制造着河床上具有强大母性本能的女子，一轮一轮的怀孕与生育就像季风带来的暴风雨，不可遏止地泛滥与漫漶。河床也就永远都处在一种神奇的怀胎孕育中。每年春天的气息仿佛都是从子宫里开始弥漫的。和生命一同孕育的，还有人类对这片河床的疯狂掠夺、对别的生灵的残杀，以及原因不明的仇恨和人世间的种种复杂纠缠，但也有希望，有爱与受难、拯救和寻找，有同命运不屈的抗争。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简明夺目而又至关重要的基本价值，河床上那些卑微的生命才会显得如此顽强。

在叙事上，作品充满了梦态抒情色彩又洋溢着内在精神的自由，这使得整部小说有着明显的反结构倾向，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现代乡土叙事的表达空间，也更接近河床上的原生态和生命实相，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真实的生命气息。

本书由五部分组成，每一部分都可视为独立的中篇，却又紧密联系，组合起来就是一部优秀的长篇。《花城》发表了三部，《红岩》、《当代》各发表一部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：《小说月报》转载，《作品与争鸣》转载并配发争鸣文章，其它报刊也发表了评论、消息；入选“北大年选·2005小说卷”、“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论坛”最佳小说；湖南省2006年重点作品，中国作家协会2006年重点作品。

第一部 河 床 1

耶稣说：“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，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情，你们怎么会相信呢？”

第二部 闪电中的鸳鸯 63

菩萨知道。菩萨住在林子里，她什么都知道。

——海子的诗（大意）

第三部 桃花水母 123

没有人从那边过来，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事情。

——古希腊人的歌

第四部 象形瓦釜 203

任何结局即使再长再复杂，实际上也
只拥有一个瞬间。

——博尔赫斯

第五部 一条船能走多远 283

上辈子是条鱼，这辈子是个人，下辈
子做条船。

——故乡童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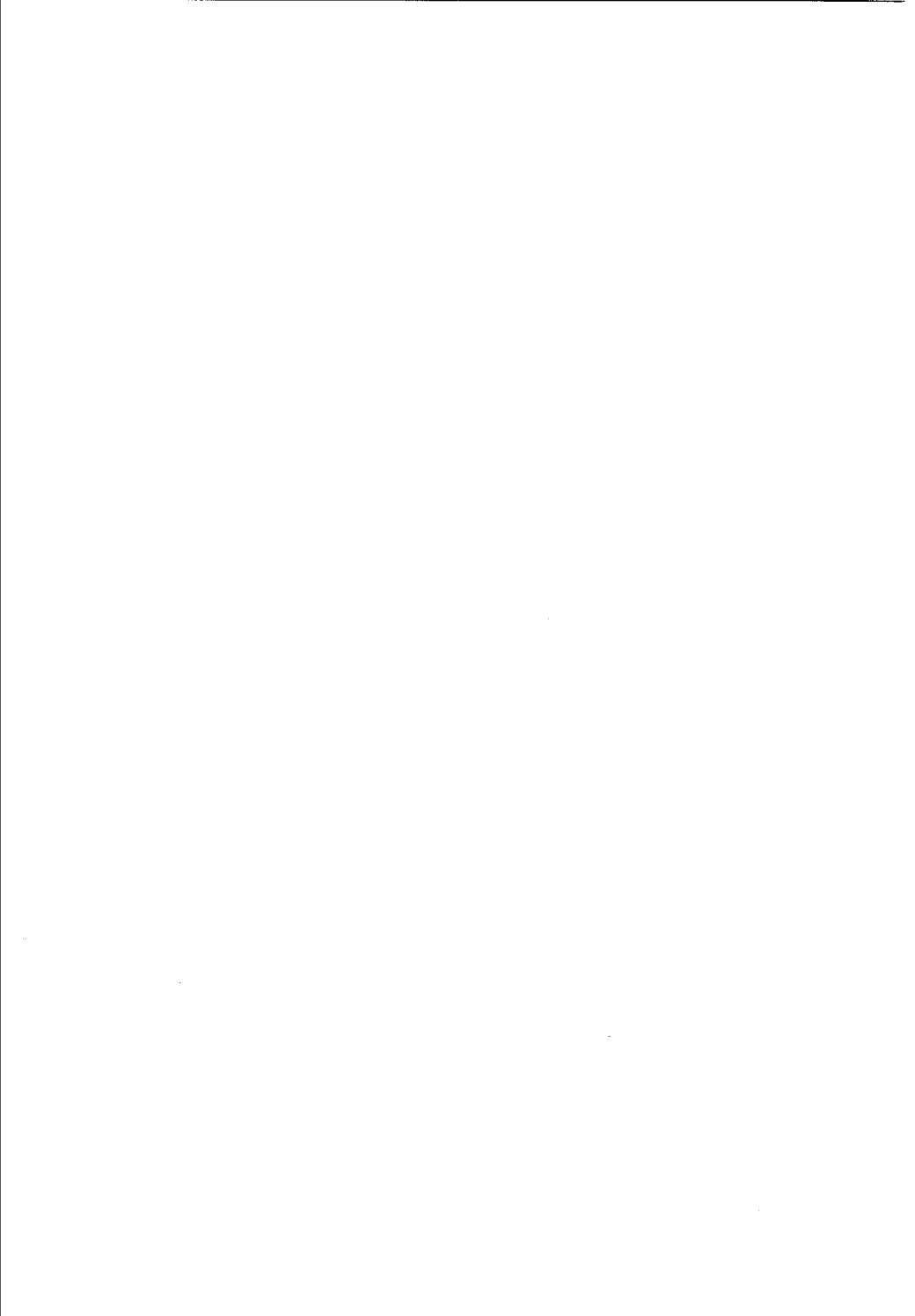
后 记 345

河 床

第一部

河 床

耶稣说：“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，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情，你们怎么会相信呢？”



——

那年我三岁，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。

我在那个冬天的傍晚，突然被无数的喊叫声惊醒。喊叫声是从远处、从一些我无法辨别的方向传来的。当我醒来时，我像是舒服地躺在摇篮里。我摇晃着脑袋，两只眼睛望着天空，和一群被落日染红了翅膀的白鹭。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是躺在一条大河里。这不是幻觉。从那个黄昏开始我对那条大河就记得很牢了，我可以忘了我多大了，但我忘不了差点要了我的命的河。

曾经多次，我都试图把自己生命的时间往前推，我不想让自己的一生留下三年的空白。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与我的初衷相反，它让我更加确信，我就是在这一天出生的。我降生于一条河上。

是林真老汉用他长长的竹竿把我从水里捞起来的。这个瘸腿的老汉，把我平放在河床上，手在我身上这里按一下，那里揪一下，我会发出不同的笑声，或哭声。他把我当作一件乐器了。当我呕下大量的黄水之后，他把我抛向了空中，又张开手臂把我接住，然后发出粗鲁的笑声。这个老土匪，显然是把我作为他平生最辉煌的成就展示给别人看。我不是别的，我是一条命，被他救了。而此刻，我的父亲母亲，都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，像两尊泥俑。直到我的哭声变得畅通无阻之后，他们又开始打嗝，仿佛我的哭声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回响。

从这个黄昏开始，我的崭新身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，那就是，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此后差不多在一年时间里，每天我干了些什么，都要被我父母在心里记录下来，然后去向林真老汉汇报，当然没忘了拎一只刚刚长大的鸡，一篮鸡蛋，还有刚从地里摘回来的挂着露珠的新鲜菜蔬，去给老汉尝新。一年后的这一天，林真老汉摸着我的脑袋说，这孩子算是活过来了。我按照母亲的吩咐，表示要为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养老送终。

我还是喜欢在冬天翻过河坝，去看那条大河。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奇迹，一个三岁的小孩掉进了这样一条大河里居然还能活过来。冬天的河水，落在很深的河谷里，它流得很慢，很平静，把一条河谷拉得老长。水是浑黄色的，河床也是浑黄色的，河水涌上来，慢慢地渗入在河床里，几乎没有浪花溅起。潜入得太深了，恍然已入圆寂之境。当寂静笼罩了一切时，突然会蹿起一股巨大的水浪，水花嗖嗖地飞溅到半空中，回荡之声缥缈而又高远，好像天上还有一条大河。

每次水声响起，那一定是崩岸了。

我明白我是怎么掉下去的了，我是随着一整块河岸崩下去的。那个过程是无法看清楚，就像你永远也无法看清大河深处无声涌动的那股暗藏的力量。只能感觉，缓慢地以一辈子的生命去感觉。

尽管每天都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河岸突然崩塌，又迅速地被大河吞没，但河床并没有缩小。从这里坍塌下去的土地，又会在不远处的另一个河湾里重新生长出来，甚至连那些同河岸一起崩下去的树，也会重新生长出来。沿岸一带的护浪林，就这样被河流搬来搬去，这让人感到神奇，像是虚

构。一棵树原来到底长在什么地方，很大的程度上也只能去猜测了。但很少有人会去猜测，谁会去关心一小片土地和一棵树的历史呢。

重要的是让这些树都好好活着，让它们长得枝繁叶茂了去抵挡一年一度的洪汛。林真老汉每天守护着这一大片水杨树。他举着竹箬，把那些枯枝残叶打下来，在雪里沤上一个冬天，开春时就变成了上等的肥料了。

这个活到了八十七岁的孤老，老而弥坚，依然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活力，让人觉得他还会活八十七岁。孤老一般都很长寿，他们全家人该活的岁数都加在他一个身上了。但林真老汉自己却从没把自己当孤老。他这辈子讨过好几个堂客，也先后生下十几个儿女，只是全都夭折了。活得最长的一个也只活到了七岁。他对这个活了七年的丫头还有点儿印象。他记得这丫头七岁时，他带她去放炮仗。那是过年，炮仗没放响。

后来林真老汉就老是想这个没放响的炮仗，倒很少去想那个丫头了，丫头长成什么样，他能想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。老汉说，丫头长得就像小菊的样子。小菊是我们村的一个小姑娘，她和我一样，也是掉在河里之后被林真老汉用竹箬捞上来的。老汉说的时候也并不见得有多么悲伤，还笑哩，大概是想起了小菊顽皮的样子罢。

老汉最难割舍的是防浪林。这片林子是老汉的命。每棵树都是他的命。谁要敢伤一根枝条，就像要砍他的手指头、卸他的胳膊。老汉说，河坝要没这片林子护着，早被浪掀翻几百次了。老汉这话，村里人都信。村里人说，要不是这么个性情倔强的老头护着林子，林子也不知毁成个啥样子了。

每年冬天，树林掉光了叶子，露出了满身的树疙瘩。风在这时显得特别大。站在河坝上，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河面上起来的风。林真老汉被风吹得团团转，走几步，他又抱住一棵树，像一团破布在一棵树和一棵树之间跳跃着。没看清他是在转个什么。河坝上的人都被风吹进屋里去了。

风停后，人们走进树林子，看见很多树都支上了撑柱。树没一根折断的，只是地上铺上了厚厚的一层枯枝落叶。林真老汉的帽子挂在树杈上，另一边扔着他的破棉袄。老汉呢？有些人慌了，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，老汉……？老汉抡着他的斧子在敲敲打打呢，棉裤的屁股后面裂开了一个大口子。

斧子嚓嚓有声。寂静显得更加幽深。

这个连脚底也长满了皱纹的老怪物，走动时像只大猩猩。一片树林里有了这么个老人，显得更加深沉静谧。林子中的各种小兽，也都奇异地安静。很难发现野猪藏身的洞穴，但一转眼，一只野猪就会变成两只，天知道是从哪个土洞里钻出来的。林真老汉用竹箬扒拉长得太深的野草时，有时会扒拉出一个土洞，土洞里露出圆滚滚的一个脏屁股。那是一只躲藏着的野猪。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屁股上那根灵活扭动的尾巴却暴露了目标。老汉冲我做了一个鬼脸，示意我别吭声。他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用手在那野猪屁股上一拍，野猪的屁股已长得圆圆滚滚的，拍下去清脆响亮，就像男人打女人的屁股。野猪尖叫一声，屁股不见了，脑袋却从另一个土洞里钻出来，它屁股后面竟然跟着七八只小猪崽儿，嘴里还衔着一只，魂飞魄散地惊叫着逃走了。

林真老汉乐坏了，整片林子里都是他腾空而起的笑声。

但他从不伤害野猪。他这样干，完全是为了好玩。老汉有时就像个孩子，也有一种小孩子天性顽皮的心情。只有一次，他实在太气愤了，一群野猪拱倒了一大片树林。老汉捉到了一只半大的野猪，把猪脑袋摁在河水里，野猪在水里呼哧呼哧吸气，林真老汉露出一嘴的坏牙，一脸的坏笑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这瘸腿老汉的力量和他的残忍。

草长得太深时，有些人家的猪羊会莫名其妙地失踪。到了秋天，草木开始枯萎稀疏时，又能看到这些丢失的家畜了。家猪混在野猪群里四处游荡，狗已变得像狼一样凶狠，但没有看见过野人，人一丢失就再也找不到了。

蓼头叶是河床上生命力最旺盛的植物。它总是在一场雨后便开始贪婪地疯长。这种离了水就不能活的植物，看上去极绿，是那种多汁的绿。仔细地看，仍然很绿。转过身去看别的什么，都绿了。要不是经常有人走，河床上根本就没有路。我一闪身就可藏进草丛里，童年的一半时间是躺在河床上做着梦睡过去的。做很长的梦，梦里的一切都是绿茵茵的，感觉身体在梦中徐徐舒展，一节一节地生长。我离我长大的时候似乎还很遥远。

醒了，我就跟着林真老汉在树林里来回溜达。

老汉头上系一条破旧的毛巾，毛巾伸出一只角，老汉用它擦汗。年深日久，毛巾已被汗渍得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。老汉的脸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。老汉在树林里走着时，才会显出一些颜色，他满头的白发、白胡子，和他壮实挺拔的躯干，都抹上了一层树阴的苍绿，瘦削鼻梁两侧都流淌着绿晕。老汉站在那里，也像一棵树，这林子中最老最结实的一棵树。站久了，会有小鸟飞到他头顶上，叫。鸟叫声也是绿